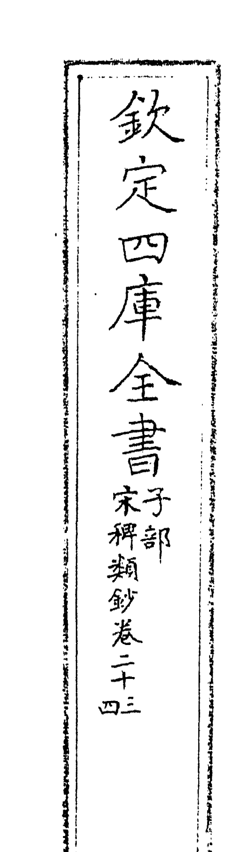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二十四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三十三

常熟潘永因編

格言第三十八

蕭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康節嘗三復之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宋景文言為文是靜中一業又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

涯而返君自兹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梅摯公儀龍圖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烟瘴水土惡弱處公常為之說其畧曰仕亦有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疢疢者必隕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

張乖崖嘗言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
士君子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趙清獻公座右銘云依本分莫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
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
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許
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
尺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䖏蟻穴知雨烏鵲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為萬物之靈因書為座右銘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塲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

櫪志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迫過隙之駒不留常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

朱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菴記遂識其語

范文正公書曰舉世不好名則聖人之權去矣公又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羅大經謂人能甘於吃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司馬溫公保身說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

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不可及也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

踈未能遠不可急去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卧榻邊有一劒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靑氊之説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媿學而無用塗

車𦏁靈也仕而有姚鶴軒虎冠也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

晁文元逈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逈字明遠澶州人

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又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

飲食魏公從容進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

東坡書俚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莊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久

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

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東坡言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

以免罪答曰予宜置一卷歴旦晝之所為暮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下耳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王充論衡曰貧人與富人並為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復之貧人不能故也以此觀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人之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者凡可以久生而緩

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不得盡委之於命

青城山上官道人嘗言為國家致太平與養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假異術惟謹而已

黄太史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晁以道客語中有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他人以行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

章伯鎮珉學士云任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偽能不為偽雖小善亦有可觀其

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偽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不能終掩者即一時作為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衆或能竊取須臾之譽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為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歐陽公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實乃能立功立事

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
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為格言費昌
朝字子明真定人封魏國公謚文元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
真西山每喜誦之
張德遠座右銘云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
不可以屈物屈物者柔也懷疑於人人未必疑而已
先疑矣逆詐於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矣揚人之善

人將揚其善掩人之惡人將掩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應之以誠則彼自媿犯我以非禮而我服之以禮則彼自服我以容人則易人以容我則難望人太深則生怨察物太明則取憎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袵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

語者未必非闕弓下石者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陸放翁戲言曰名園甲第力不能有歌童舞女婦不能容高文大册才不能為高官厚禄命不能做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廖德明字子晦朱晦菴高弟也少夢有所謁刺題宣教郎廖某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為質之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研劒止能為劒不能為琴故其成毁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為跖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廖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
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
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
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今人米穀登場則去米製
衣及至後來糧竭復典衣而食謂之著飯吃衣楊醫
官傳食絹方為神仙上藥又寒疾者蓋稲席當愈或
嘲曰君吃衣著飯大是奇方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拘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

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恤也又佩玉以尸沁為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内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顔闔之養虎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

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利

為市井之行鮮于伯機云揚州上應天市垣所以兩

浙之地市易浩瀚非他處比

箴規第三十九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屢贄謁見宋知其忤物

託以他故不見一日宋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賓司

復却之乃就賓次大書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強吞

吳盡見先生啟廟謨一箇孩兒判不得讓皇百口復

何如

呂文靖有總督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以子簿鐵縣薄游京師呂折簡招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文靖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為此卦證語乃今天子弟有取於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於尼父之言耶僕今知讀

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
然坦夫自令永保禄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
從人主所愛處有勳力焉亦必不愛爵禄以愛其人
於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為相業晗後為相位賀
惟坦夫兩受之文靖大怒併其子逐焉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目為奸邪及稍進用
即啟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宫耗費國
帑不可勝計謂既為宫使夏竦以知制誥為判官一

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技俗謂弄盆注者獻藝於庭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盆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云舞拂挑珠復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人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於鄭清之史揆每左右之得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面赴鎮之日朝紳餞之適有逞竿技者曹豳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

師卒無功韓侂胄以冬月携家游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院判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黄胖韓顧謂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即賦一絶云脚踏虚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為陌上塵侂胄怫然不終宴而歸不久禍作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伎詩於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跟騰挂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王

荆公他日復書一首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觀此二詩晏乃質實王好更張二公心地即此占知矣

近日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與宋人諷賈似道詩同意賈當國日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陳恭公執中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執中字昭譽陳恕字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升之作中丞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麄官何用力爭時唐質肅介作御史裏行在衆人後越次進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做來上竦然而罷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聞富彦國吕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彦國堯夫曰今已日暮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彦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彦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内見之彦國曰衰病如此豈能復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彦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
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
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
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王樂道二子實字仲弓寧字幼安實是韓持國壻一日
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
為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
端明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

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

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
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得去者
計也
蘇文忠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為
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遂出守錢塘來別文潞公
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再三言之
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
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箋云

之戲

范祖禹淳父極為司馬文正公奬識嘗為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應甲科者絶少子既得已在列而復習進論以應賢良由我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為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王荆公乞罷機政待命幾兩月神宗未許呼看命老僧

化成至作一課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矣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不在做官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有慚色

唐子方一日見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正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介甫

乃以子方之言白於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晁伯字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黄魯直以示蘇長公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長公答曰此賦甚奇麗信是晁家多異材耶凡人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乃可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微意諭之勿傷其邁往之氣魯直以語晁晁自是文章大進

張芸叟舜民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温公王荆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

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
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
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
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
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狥情滅情害義無
所不有且夷陵荒遠僻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
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
共聞此語

李伯時善畫馬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為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一時公卿多師之善誘法秀師嘗語黄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

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墮泥犁之獄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雩雖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奸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紹聖初陳瑩中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

勸惇無脩怨惇作相専務報復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已瑩中見惇容甚戚謂之曰公與其徒自悲傷曷若念其平生之言惇以為忤不復用

蘇養直隱居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名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誥沓至凡視二十餘草

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累
世為院吏今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
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
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事
畢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
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
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為赧然自
恨失言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葢其生長富貴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寛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絷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以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

欲與求斡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
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
密共公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
父韋齋疾革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
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
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在七倉前有地
可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
公視卓夫人稱母云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謝客公嗣南軒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

谷之間衆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横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葢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刻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淳熙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羡時楊彥瞻以工部侍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廬既以為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為至榮而二公不欲其成各以書謝且辭焉彥瞻

答之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
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
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及友者客者交賀焉
至怙讐者亦姑恥戴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屋一室扃
鐍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
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
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官
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兼幷者有之庇姦慝

把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隣日以促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游間必道此語相劘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如是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而遠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

之言為然則已若以為然則兩坊之建可以無愧矣前之不受賀者亦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得雋南宫者皆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焉二公得書為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世以為彦瞻有以發之

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為江浙省掾吏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㩻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謟

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宋稗類鈔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二十四

常熟潘永因編

稱譽第四十

宋景文云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歐陽文忠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其子棐讀而卧聽之至藩鎮傳叙嗟賞曰若皆如此其筆力亦何

可及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稚圭嘗因事歎曰屢百
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為終日喜
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其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
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閒
海内外稱坡公詩文不復有言歐公者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
忠為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

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為重乃為作書辦裝使人送

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

安道所薦為嫌大笑曰後來文字當在此即極力

推挽天下高此兩人

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歐陽文忠公公

答梅書畧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

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從子

游翁如退之蹍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

十秋益叙書語也

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訿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携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客大慚

王荆公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䏻而起作成都勝相院經藏記千有餘言㸃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

公立遣人取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為知言呂正獻公平日最不喜人博嘗云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一本坡公原作日貧荆公改為日負見野客叢書日負更覺蘊藉

東坡守彭城參寥嘗往見之坡遣官妓馬盼盼索詩參寥笑口占絕句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坡喜曰予嘗

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為此老所先可惜也參寥於内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善為詩秦少游與之友契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一見為寫而刻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傳寫葢不獨實其畫也

蘇子瞻自海外歸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絶

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免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瑯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聾瞶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廼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東坡嘗語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會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子游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詩文居蠻獠中久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致又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

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崇寧大觀間朝廷禁止蘇公文章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

叅寥常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黄金自有妙處

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鞲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為然

黄山谷云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可知也當先生之棄海濵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彦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哉

潭州一巨賈私蔵蚌胎為關吏所捜盡籍之皆南海明珠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恙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聚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絶口時以為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為道士居廬山蘭寂宮常畫賈島

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為妖葢酸醎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合於一時後世有揚子雲當自知之黄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晨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張耶生自富貴居家頎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室中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黃山谷嘗與座客論王介甫文一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嘗見歐陽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甚秘之非氣類者不以出示然就帖中語攷之乃是介甫方發起居注時也

黃魯直年十七八時自稱清風客俞清老見而目之曰奇逸通脫真驥子墮地也

黃魯直見謝無逸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晁補之無

谷張耒

文潛

蔣希魯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畧云昨夜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子瞻曰夜得一士旦以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下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猶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

皆可為後世法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僉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尤特立不羣曾文肅子宣帥瀛州欲見不可得一日經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

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末句云
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
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
匀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却碾前山過不灑原頭陌
上塵司馬文正公於士人家立借紙筆脩刺謁之且
為稱薦由此知名
李覯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名尉吉州
太和縣時豫章先生為令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

伯之子今為矍鑠翁益覩乃李覯之弟也覯字夢符初試南宫賦偶落韻有司愛其策為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舟過清江太守請覯為文以祭之太守訝其簡率覯曰無深訝也既而文忠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覯初為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絶於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

淵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矦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千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陳無已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巳晚得詩法於

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

既而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為山谷道人燒也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

得其體真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歎曰昔王勃一

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米元章與李端叔曰老夫嬾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

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王質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紹聖中用蔡京之請置元祐黨籍刻石禁中時尚書省國子監亦有石刻國子監有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曰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為盛

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之孫既歸錢氏紹

聖初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宗向后於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爲離夫人笑於旁曰受禧也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别葢后亦以是謂也

施聖與嘗使金親王至不肯退班一時稱其有守後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令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聖與示之金使怳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釆勘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河山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

當稱忠武為宜

詆毀第四十一

郭昱狹中詭僻登顯德進士恥赴常調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前

吳僧贊寧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而辭辨縱横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

作隊賛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末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太祖嘗與趙中令普議事不合喟然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嗜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黄閣時久旱既雨復不止廣陌

塗淖琪厭之謂義倫曰可謂變成三日雨而義倫遽對曰謂得一城泥塾祖知而恥大臣之不學楊嶶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再生沈宋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僊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方升中展事而羣鶴迎繞前後瀰望不知其數至於天書所降亦必奏有鶴導之時冦萊公判陜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鵶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復目為仙

鶴矣每自以令威之裔好言仙鶴故世號爲鶴相猶

唐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見曰入

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元昊頭者賞錢五

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

高倚之食肆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

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

夏球頭者償錢兩貫文球鬧之急令藏揜而已諠譁遠近球大慚沮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文潞公入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為彥博父洎

門客貴妃因認彦㥄為伯父亦欲得士大夫為助耳彦㥄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錦為獻彦㥄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為錦又為秋千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以見上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彦㥄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彦㥄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彦㥄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遣明鎬往討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宫中語曰執

政大臣無一人為國家分憂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貴妃明日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任統軍至則鎬已下貝州則成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疏論名彥博殿上面質奇錦事數件皆實有詔彥博守故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甆器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餽遺不聽

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媿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或曰潞公夫人遺妃公不知也

唐子方之貶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牽巨奸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𥇊銀璫挿左貂窮臈使馳驛邦媛將夸侈中賫金十鎰為我寄使君奇紋織纖絡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

經緯金鏤排科鬬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星出幾日成一端馳行如鬼疾明年覲上元被服穩稱質燦然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來接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顔百事容丐乞臣今得初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至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傍有側臣喑啞横詆斥指言為

罔上廢汝還蓬蓽是時白此心尚不畏斧鑕雖令
禦魑魅甘且同飴蜜旣如勿可懼復以强詞窒帝
聲亦大厲論奏不容必介也容甚閙猛士股為慄
立貶嶺外春速欲為異物内外臣恟恟陛下何未
悉即敢救者誰襄執左史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
所咈平明中執法懔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
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卒亟許遷英山衢
路有嗟咄冀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

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鷸英州五千
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
同塗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胃饑僕
時後先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黃柑維丹橘萬
室通醲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明琵
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愁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
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慚況茲別
秉秩始堯臣作此詩不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為編

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以潞公之賢而疑其有此及閲梅聖俞之詩而疑益甚後乃知此事出於碧雲騢乃襄陽魏泰所作而嫁其名於堯臣者其書詆毀時賢雖范文正狄武襄輩俱不能免人亦何苦用心若是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吕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凶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

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畧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
汝今主人誤豈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
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
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為隘
荆公素輕沈文通遘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儼然一榻
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
不嘗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太過乃改
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獬夢仙詩曰授我碧簡

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敎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東坡云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韓愈崛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也

富鄭公初甚欲見黄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語人曰將謂

黃其如何原來只是分寧一茶客

陳無已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詩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某公指荆公也又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柰主人愛世以為東坡所作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公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因作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

責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

恩

王荆公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録厭薄祖宗仁宗為甚每謂漢文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文彦博韓琦皆為其詆毀云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旌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而莫知作者為何人

王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遥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為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於貧女句可以

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為法字女戴笠為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為誤字去家京洛為國寇盜為賊民益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文思副使方圭好為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庠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於平山堂圭譚詩於坐宋惡之欲已圭

之詞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揆樹恢應聲答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洎飲罷至客次奮拳擊恢衆救之而免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答者云鄭年七十三劉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潞公聞之

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蘇子瞻曰予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黄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目疑入水晶宫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間以珊瑚琥珀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亦至出鮫綃丈餘命予賦詩予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稱妙獨廣利旁一冠

瞽者謂之鱉相公進言蘇軾不謹祝融二字犯王諱王大怒斥出予退而歎曰某到處被鱉相公厮壞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大畜小畜葢指荆公父子也

司馬温公之亡當明堂大享朝廷以致齋不及奠肆赦

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正叔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唐虞堯卿以儒保起家托附權勢盜用鹽鐵錢六十萬會畢師鐸之亂虞陵陷亡命為仇所殺棄尸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好事者題其上曰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

大正坡語本此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其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杜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見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公素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

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温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太后聞之歎曰恠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沈明遠寓簡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

之人竄趾其中狀類有德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
時之名東坡譏罵畧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
之意懼其為楊墨將率天下人流為矯虔庸惰之
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張文潛未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
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
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八
九分不解事矣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

諱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閱黄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章子厚為侍從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為壽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徳處歎以為工特頗不平怨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别為之既又以為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處是甚模樣满座烘然

章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制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毋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紹聖初名拜首台翰林曾子宣草麻洎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硜硜歟乎

章子厚與蘇子瞻小時相善一日章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章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

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

趙挺之為御史彈黄魯直除右丞不當蓋係御史中丞孫覺之壻戸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黄庶之姪翰林學士蘇軾歌笑詼諧之友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不自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

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過中秋啓燕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産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嘆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蘇子由以為晏之罷相由仁宗恨其撰章懿太后志文不實更以其名在圖讖欲加重罰賴子京止以他罪罷之得免深譴也

蔡卞妻七夫人是荆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牀第然後宣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

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為笑

張天覺言近世文館寂寞向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文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校書閒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而已覺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學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

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稺子吹塤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以出辭令行詔誥而揚作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矣

王景亮與鄰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為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姿清瘦每說語輒以雙手指畫社人因目為說

法馬留時郃麄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郃髙鼻圏鬓髯社人目為泄氣師子景亮又從而足為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喞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虀粉矣益口之為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禍斂怨禍亦及之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

社其亡也晩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寳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盡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邊疆不守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後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道建議盡名元祐流人還朝以為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為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名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

擐排之亢力其人卒不得安其位而去張芸叟時以
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閭之壁間適有扇祭戲題
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掛壁間却被
風吹動時競傳之以為笑
陳和叔繹為舉子時通率少檢後舉制科縣為貿村淳
古之狀時謂之熟熱顏回熙寧中孔文仲對制策言
時事有可痛哭歎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
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曰

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
園熟熟皆當時鄙語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録續録訂誤詩話
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
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於梅堯臣聖俞
蔡攸嘗賜晏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
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追奪而攸迄被寵眷是可歎也王黼雖為相然事徽廟極褻宮中使內人為市黼為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呼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又一日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魯公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

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識得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蔣頴叔為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翁坐定一無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人間都不定疊蔣因叩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安得定疊蔣復叩以身之休咎徐謂之曰發運使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宣和末黄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

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横屍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汪彦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凛氣横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

兆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且與前啓又何反也當時亦有以此問彦章者彦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

渡江初吕元直作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蜀人任子淵好誚鄭宣撫剛中自蜀召還益秦會之欲害之也鄭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暨聞秦氏之指俱大失望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當時稱其敢言

南渡諸將俱封王尊榮安富而張循王俊尤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天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

王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内坐殿上大笑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嘗薦之景盧爲金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垂哀作楚囚七日忍饑猶不耐堪羞蘇武曾經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不擺頭

蓋洪好搖頭也

孝宗時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或作詩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趙温叔雄由是免相

真文忠公德秀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傒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為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

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言為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了一鍋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䰟了翁督師亦未及有所經畧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其手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數人曳之不動

中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説甚中庸大學吃了許多
酒肉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西山省試王文有
輕薄子作賦云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
沈子固先生曰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甚
盛其間假此以欺世者真可噓枯吹生凡治才賦者
則目為聚歛開閫扞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
則指為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斥為刀筆鄙文
蓋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録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諸

家語錄之類自謂其學能正心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凡為州為縣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及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緝近思録等文則可釣聲譽致通顯下而士子時文必須引以爲義則亦擢巍科而稱名士否則立身如温國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於是天下之士競趨之稍有違異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其

氣燄可畏如此然所言所行了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祐咸平則此弊極矣是時為朝士者必議論憒憒頭腦冬烘弊衣菲食出則乘破竹轎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而知其為道學君子顯達清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匱帛至為市人所不為賈師憲獨持相權惟恐有壞之者則專用此輩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闒茸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謂道

學之禍不甚於典午之清談乎陳同甫亦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有言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鈔節語録以資高談或低眉合眼號為默識而試叩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

罪人也同甫所嫉者正為此輩爾

世有嘐嘐然以不仕為高而其經營反甚於躁進者或不得間而入故為小異以去矯托恬退往往竊浮聲而躋榮膴世終不悟也俗謔有窮書生欲啖饅頭計無從得一日過市見有列肆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兩手摶撮而食殆過半矣亟開門詰

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斥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稅耳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議而未決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州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

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樞密使文及翁（錢塘遺事作陳藏一）亦嘗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没巴没鼻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它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

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掩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

賈似道當國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時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作沁園春云國步多艱

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荊襄死
守閱歲經秋寇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為社稷蓋
當今亟出陳大諫箸借留侯迂濶為謀天下士如何
可籍收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
政不必新貫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元老廣
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
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
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

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
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瘁膏血俱朘只有士
心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傭陳堅伯大附
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
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
必調羹用許多

景定甲子七月初二日彗見東方昭示天還有詔責已

求直言京庠唐棣上言指切賈丞相云大臣德不足以居功業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七司條例一旦變更薪茗榻藏香椒積壓與商販爭微利致兩浙無富家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遍諸賤伎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治而恣行非僻之方術挾不肖之騃弟以卿月而弄風月於花衢招無賴之博徒以秋壑而厭谿壑於槐閫踏青泛緑不思萬井之蕭條醉醲飽鮮遑恤百貨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倚之以揚鷹

犬之威董宋臣非巨蠹哉復縱之而出虎兕之押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

嘉泰開禧間郭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直以為卧龍復出酒後輒咏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句屏風扇面一一皆書此二句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空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耶陳景

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倬既潰於符離偰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下時彭法傳師為法曹好諢適在座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也傳者莫不拊掌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曰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正可作對也

杭僧溫日觀善畫蒲萄性嗜酒唯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大元授中書左丞至巳卯歲死有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彦回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世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

宋稗類鈔卷二十四